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四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尊

尊字子贇，涿郡高陽人。少爲獄小史，給事太守府，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稱病去。復召署守治獄，爲郡決曹史。舉幽州從事，補遼西鹽官長。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曰：高第擢安定太守，免。起爲護羌，轉校尉，免。起爲郿令，遷益州刺史，除東平相，免。爲庶人。竟寧初，補大將軍軍司馬，擢司隸校尉。成帝卽位，左遷高陵令，曰：病免。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遷光祿大夫，京兆尹，免。河平中，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

劾奏匡衡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曰：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

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
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
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
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
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
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語私如食頃衡知行臨百
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
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
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
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漢書王尊傳又略見匡衡傳

行縣還上奏事

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

漢書王尊傳

安定太守告屬縣教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
守己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己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
與爲治明慎所職毋己身試法

漢書王尊傳

又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
羽翮不修則不可己致千里關內不理無己整外府丞悉署吏行
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己富貴人百里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
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
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己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
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漢書王尊傳

耿壽昌

壽昌五鳳中爲大司農中丞賜爵關內侯

奏、羅三輔等郡穀

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呂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呂省關東漕卒過半。漢書食貨志上

白築常平倉

令邊郡皆築倉，呂穀賤時增其買，而糴呂利農，穀貴時減買而糴，名曰常平倉。漢書食貨志

王商

商，字子威，涿郡蠡吾廣望鄉人，宣帝舅武之子，甘露二年襲封樂昌侯，歷太子中庶子，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成帝即位，徙左將軍，建始末代匡衡爲丞相，河平四年爲王鳳所陷，免，卒，諡曰貞侯。

徙南北郊議

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蕪於太折，祭地也，兆於南郊，所曰定天位也，祭地於太折，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

南止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祀地祭天明地祭神明章矣天地曰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視視也甘泉河東之祠非神靈所饗且徙就正陽太陰之處遵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漢書郊祀志下成帝卽位丞相匡衡遣長安願與羣臣議定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人言爲云云

史丹

丹字君仲魯國人戾太子史良娣之兄孫宣帝時爲太子中庶子元帝時拜駙馬都尉侍中成帝卽位擢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給事中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初封武陽侯永始四年卒謚曰頃侯

奏劾王商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爲天下師不遵法度曰翼國家而回

辟下媚，曰進其私，執左道，曰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漢書王商傳，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於是左將軍丹等奏。

王章

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宣帝時爲諫大夫。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曰忤石顯，髡免。成帝卽位，徵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選爲京兆尹，爲王鳳所陷，棄市。

上封事召見對言王鳳不可任用

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曰瑞異爲符效，今陛下曰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曰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爲大臣顛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顛擅朝事，曰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蝕陰侵陽，臣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

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曰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冒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所罷、身曰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曰爲宜子、內之後宮、苟曰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尙殺首子、已盪盪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自見、足曰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呂代之、漢書元后傳、章奏封事、言曰、餓之、答、天子召見章、延問曰、事、章對、

奏封事薦馮野王

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有餘、野王曰、王舅出、曰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漢書元后傳、自鳳之自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感痛、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曰、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案蕭育薦馮野王封事、末三語與此同、

王禁

禁字稚君，魏郡元城人。少為廷尉史。元帝即位，召皇后父封陽平侯，位特進。永光二年卒，謚曰頃侯。

楊興賈捐之獄議

興捐之懷詐，偽曰：上語相風，更相薦舉，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珍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漢書賈捐之傳

王鳳

鳳字孝卿，禁長子。元王皇后同母弟。永光中，嗣爵陽平侯。建昭中，為衛尉、侍中。成帝即位，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陽朔三年卒，謚曰敬成侯。

因災異上書辭謝

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日明聖德，下無

曰益政治。今有莩星天地赤黃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曰謝天
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曰承天心。漢書元后傳。成
帝曰。鳳爲大司
馬。大將軍。領尙書事。又封崇謙等。其夏。黃雲四塞。終日。楊璉等皆
曰。爲太后諸弟無功。爲侯。故天爲見異。鳳於是懼。上書辭謝。因乞
骸骨。

因曰。蝕上言宜遣定陶王之國。

日蝕陰盛之象。爲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
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漢書元后傳。會
日蝕。鳳因言。

上疏乞骸骨。

臣材駑愚。得曰外屬。兄弟七人。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
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事常用。無一功善。陰
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
師所誦說。咸曰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
二當退也。河平曰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

退也。陛下曰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糜骨，死輦轂下，不當曰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已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期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曰非才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曰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繼介之議。唯陛下哀憐。漢書元后傳京兆尹王章每召見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子侍中音獨側聽其知章言曰語鳳凰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

東平王求子史對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已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已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已。蓄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漢書宣元六王傳。東平王東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已問大將軍王鳳對。云云。封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薦辛慶忌

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眾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漢書辛慶忌傳。慶忌左遷。鳳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王立

立字子叔。鳳第六弟。成帝初。賜爵關內侯。河平中。封紅陽侯。位特進。領城門兵。綏和初。坐滯于長事。遣就國。哀帝卽位。徵還京師。平帝初。復遣就國。元始三年。莽遣使迫令自殺。謚曰荒侯。

上封事為瀆于長求留

陛下既託文、呂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它計。漢書瀆方進傳有司奏請遣瀆于長就國

長呂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

與杜業書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漢書杜欽傳欽子業為函

谷關都尉會定關侯瀆于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

王仁

仁、鳳第三弟、譚之子、為諫大夫、永始初、嗣父爵平阿侯、已剛直

為莽所憚、平帝初、遣就國、元始三年、遣使迫令自殺、謚曰刺侯

諫立趙皇后疏

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

所由存亡也、故夏之興也、呂塗山、亡也、呂妹嬃、殷之興也、呂有妣

亡也、呂嬀、己、周之興也、呂文母、亡也、呂褒姒、夫三代安危、後主所

觀是曰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曰計勝色者昌曰色勝計者亡無
鹽宿腐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曰計勝色立爲后皆曰折衝安國
今許后曰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
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
主當持久長非一切畢決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
天下之母爲翫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成
績願畱思察小臣惓惓之心荀悅漢紀二十六永始元年六月立
言上不聽案
此疏班書未載

王閔

閔仁第三弟哀帝初爲中常侍進侍中莽篡位出爲東郡太守
加卒正大夫莽收去官更始帝曰爲琅邪太守

上書諫尊寵董賢

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曰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曰法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
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曰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
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
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曰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
曰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軍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
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曰矯世升擢數年列備鼎
足典衛禁兵主麻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
帑藏萬物誼誼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虬變化爲人實
生嬖妲亂周國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識進退之禍非
所引見卓爾垂法後世陛下采芻蕘賢負薪冀有益於毫釐荀悅
二十九元壽元年侍中王閔上書諫不從案此書班書未載
覽七百十六引漢名臣奏云云王莽斥出王閔太后憐之閔伏泣
失聲太后親自引手中巾拭閔淚亦班書
所未載范曄爲王閔立傳亦簡畧不詳

王音

音禁弟長樂衛尉弘之子初爲侍中中郎將河平中遷太僕陽朔中拜御史大夫代王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永始二年卒諡曰敬侯

因雉雉上言

天地之氣已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者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已紀氣經載高宗雉雉之異已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已博士行禮之日大眾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眾睢睢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已過是漢書五行志中之下鴻嘉三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雉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符詔龐等上言

復對詔

陸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調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
右阿諛甚眾、不待臣音復調而足、公卿曰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
如令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曰聖法、臣音當先受
誅、豈有已自解哉、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洩行
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
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
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何皇太后
之有、高祖天下、當曰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己復禮、曰求天意、繼
嗣可立、災變尙可銷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後帝使中常侍得母人爲
之音復對之、音復對

許嘉

嘉、昌邑人、宣帝許皇后從弟、爲中常侍、元帝卽位、襲封平恩侯、
奉后父廣、漢後、拜衛尉、遷右將軍、永光中、徙左將軍、兼衛尉、代

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建始三年免、河平二年卒、謚曰共侯、
毀廟議

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
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
爲帝者太宗之廟、漢書韋玄成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曰、爲

鄧支縣頭臺街議

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
十日、迺埋之、漢書陳湯傳、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曰、爲云云、有詔、將軍議是

甘延壽

延壽、字君沈、北地郁郅人、少爲羽林、累遷遼東太守、免、起爲郎
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曰、斬鄧支、單于功、封義成侯、遷
城門校尉、護軍都尉、卒、謚曰壯侯、

上疏斬送鄧支首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昔有唐虞今有疆漢匈奴呼韓耶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曰爲疆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曰下宜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曰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

誅

漢書陳湯傳

陳湯

湯字子宮山陽瑕丘人宣帝時爲太官丞元帝初舉茂材被劾下獄後爲郎建昭中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破斬郅支單于賜爵關內侯拜射聲校尉成帝初免後曰言事下獄奪爵爲士伍王鳳奏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永始初免爲庶人徙敦煌又徙安定哀帝時還卒于長安王莽爲安漢公追封破胡侯諡曰壯

上疏自理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

漢書陳湯傳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湯上疏言

上封事請徙初陵

初陵京師之地，最爲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呂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呂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爲天下先。

漢書陳湯傳

張博

博，字子高，宣帝張健仔之兄，坐註誤蕃王與壻京房皆棄市。

報謝淮陽王

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爲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

柰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遣人持

璽書謝為詔語

盛稱譽王四言

復遺淮陽王書

博幸得肺附、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曰此赴助、漢急無財幣、曰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曰棄捐不棄、大王還意反義、結曰朱願、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武所已成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書

百元六
王傳

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百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為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饑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比功德何可已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

漢書宣元
六王傳

報淮陽王

已許石君須臾成事

漢書宣元
六王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翼奉

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元帝初徵待詔宦者署歷中郎博士諫大夫

上封事言邪正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迺懷邪知益爲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
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曰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曰王者吉午酉也
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戊丑主之辰未屬陰戊丑屬陽萬物各召其類應今
陛下明聖虛靜曰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論豈况乎執十二
律而御六情於曰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迺
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曰大
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曰
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曰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
誠不敢曰誣邪人

漢書龔奉傳平昌侯王臨欲從奉
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

因災異應詔上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
曰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
臣立律麻陳成敗曰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
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
列終始推得失攷天心曰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曰法

是曰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曰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曰庚寅。視用事。麻曰甲午。從春麻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曰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曰明親親。必有異姓。曰明賢賢。此聖王之所曰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迺爲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曰

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目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甚，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目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裁察。漢書翼奉傳

因災異上疏

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自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聞，卒其終始。漢書翼奉傳

上疏請徙都洛陽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曰與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絲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詔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曰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皋，右阻耶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曰爲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曰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己亡爲案，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眾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呂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呂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呂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呂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土。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呂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浸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呂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呂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大陰。呂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攷

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已加此惟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漢書
景帝

日辰時對

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
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
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卽日自知侍者之邪
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卽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
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
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已見人性知
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
情更與廢觀性曰麻觀情曰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一人共也故
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
莫能行

漢書翼奉傳上曰奉爲中郎召問奉來
者曰善曰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

廟祀對

昔成王徙洛盤庚遷般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思懣狂惑唯陛下裁赦

漢書翼奉傳

京房

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初元中舉孝廉爲郎建昭二年出爲魏郡太守徵下獄棄市

拜魏郡太守上封事

辛酉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曰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爲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爲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天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漢書京房傳凡帝曰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得歲竟來傳奏事不從遠離左右高建昭二年二月朔上封事

因郵上封事

臣前曰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尙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爲姚平所笑

漢書京房傳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

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怒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

至陝復上封事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

不勝疆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爲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曰爲太守此其所曰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道蒙氣所曰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無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

漢書京房傳房至陝復上封事云云房去月餘竟徵下獄

奏考功課吏法

古帝王曰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曰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漢書京房傳

別對災異

地者大臣之位當載安萬民懷藏物類而動搖者此不欲爲君載安萬民動搖思欲不安思欲篡逆也

開元占經四

陰倍陽則地坼臣叛君則義廢此人君不親上下不厚故此災也不棟則骨肉相殘父子分離氏羌叛去

開元占經四

日行房乘三道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世日行下道

隋書

天文志上開元占經五引有刪節

國有讒佞朝有殘臣則日無光暗冥不明易曰日中見斗日中星見明其冥也故貶之爲昬也其救也遠佞諂近忠直修經典閉私道則日光明

開元占經六

人君驕溢專明爲陰所侵則有日蝕之災不救之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懷謙虛下賢受諫位有德祿有智日蝕災消也

開元占經十

日月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舉此不祥必亡

開元占經六

日闕或赤或白或蒼或黃虎入邦此謂守邑破亡國君曰此亡

開元

占經

六

數日俱出若鬪天下兵大戰開元占

經六

日蝕盡無光露者亡其邑開元占

經九

人君好用佞邪朝無忠臣則月失其行開元占

經十一

月晝明奸邪並作專明擅君之朝開元占

經十二

月若晝明者月爲臣日爲君臣已明續君當其在時不可與君用

力含穢已舒刑今晝明者奸邪並作專明擅君之朝不救則失其

行而毀矣其救也出退強臣斷讒佞近直臣親賢良則月得其行

不可專行矣開元占

經十一

月三暈畢天下中外俱赦開元占

經十五

月蝕者人君行適過時專受所致一作也不救則致水火壞城開元

占經

十七

人民不行仁恩破胎傷孕春殺無辜則歲星失度御覽

五

營惑作變爲華州人君之禍也出於東骨肉欲篡近北邊國謀入於西則兵大起蠻貊戰入斗則大臣叛徑東西萬民病不救之則致日蝕既下謀上其救也設立政事正圖書修經術改惡爲善也則國家安矣

開元占經三十

火起災何人君貪財賦斂盡民貨卽火爲起不救必有日蝕之災矣其救之也舉廉直之士爲首也

御覽六百二十七

迴風起何風者天之號令也當直而正普而不偏佞人眾君迷惑則迴風起不救則致逆風起其救也用公直黜邪枉此災消矣

御覽

八百七十六

狂風發何人君政教無法爲下所逆則致狂風發泄其救也脩政教聘賢士狂風消矣

御覽八百七十六

人君賊罰良善政教無常使命數變則致暴風折木發屋鳴瓦或害殺人其救也脩舊典任忠臣思過自改則風災消

同上

人君擅私恩恣意重情不與臣下同謀卽致偏雨夜墮也不救致
苦雨降萬民愁潦水絕道其救也興公道無私黨此災消矣御覽
八百

七十

無雲暴雨何人君封拜無功進無德則致不雲而雨暴過惡暴揚
誅及無罪密雲而不雨其救也誅彊卹弱信及兆民雲雨時也御覽
八百

十七

虹霓近日則姦臣謀賈日則客代一作殺主專君政大臣乘樞不救

之則兵至宮殿戰其救也釋安樂誠非常正股肱入賢良開元占
經九

八引兩條御覽
八百七十八

雷鳴連而不絕者何夫雷鳴萬里今鳴不絕此謂人君行政事無
常民不恐懼也故致遊雷之災雷當先電而鳴雷今與電俱出或
鳴而後電者何此謂執法者貪開元占經一百二引兩
條御覽八百七十九

久旱何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人則致旱也不救卽蝗蟲害穀

其救也。宥譴罰行寬大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廩不足人君亢陽暴虐興師動眾下人悲怨陽氣盛陰氣沈故旱萬物枯死數有人災此金失其性若夏大旱則雲祠之曰素車白馬布衣曰身爲牲或云誅讒佞之臣於市則三日之內雨降於天矣。扶文類聚一百御覽八百七十九

崩去者此謂大臣懷叛不忠也。開元占經九十九

江河沸者有聲無實此謂執政者懷姦不公眾邪並聚則致此災不救必有叛君謀其救也合百官舉公直選有德置於政。開元占經一百

井水沸者謂人君好用讒邪所致也。開元占經一百

水中火出何所謂陰氣溢亡陽施也女妃無陽則敵氣溢至水中火出不救有天殃陰害陽其救也正妃妾率後宮施命令詰四方

嫁貞女賜鰥寡此災即消。開元占經一百

五穀無實何君無仁德臣懷叛戾華飾虛舉薦賢名實不相副內
爲蘇秦之行外倡夷齊之語故致五穀多無實朝廷無賢害氣傷
穡不收國大饑其救也選明經舉茂才改往修來退去貪狼施恩
行惠賞賜勞臣此災消矣御覽八百七十四

君賢臣職五穀滋豐

北堂書鈔一百五十六

律術對

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曰上生下皆三生二曰
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
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
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
紀陽氣之初曰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曰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
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
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曰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

商徵呂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呂六十律分芬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呂檢攝羣音，攷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續漢書律曆志上：元帝使太子太傅韋玄成、諫議大夫韋雍、試問房於樂

麻房對、

竹聲不可呂度調，故作準呂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關九尺，呂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呂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均中其弦，使應黃鍾之聲。案分寸呂求諸律，則皆如畫而應矣。然則上古有鐘，其次有律，近古有準，皆稍簡易之意。其相生也，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中呂上生黃鍾，上下相生，終六十律，孰始呂下四十八律，文多不載。案此三誤，係孟御覽約文。

春之月則太簇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夷則爲變徵他月效此也

續漢書律曆志上又見御覽十六有小異

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呂生風天地之風氣定十二律

御覽十六引京房傳

夫五音生於本性分爲十二律轉生六十律皆所已紀斗氣效物

類也天效呂影地效呂響卽律也陰陽和則影至呂律氣應則灰

除是故天子常呂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韻度

晷影候鍾律權土灰校陰陽冬至陽氣應則韻清影長極黃鍾通

土灰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韻濁影短極蕤賓通上灰重而衡

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呂候狀聞太史合封土效則和

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膏必周密布緹臆室中呂木

爲案每律各一內卑外高從其外加律其上呂設葦灰抑其內端

案律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爲氣所動者灰散風所動者其灰聚

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御覽十六引京房傳

又凡律度量衡用銅銅爲物也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常伯於君子之貞是曰同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御覽十六
引京房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苗圃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四終

全漢文卷四十四

京房

十

全漢文卷四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楊興

興、元帝初爲長安令，坐賈捐之事，髡鉗爲城旦。成帝初，拜諫大夫，出爲部刺史。

黃霧對

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曰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嘗有也。故天爲見異。漢書元后傳成帝曰王國爲大

說史高

將軍曰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一然。眾庶論議，合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曰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

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與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曰求賢爲務傳曰曰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曰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曰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歛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真之朝廷必爲國器曰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

漢書匡衡傳

韓宣

宣元帝初爲西域都護

奏鎮撫星靡

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曰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昆彌

漢書烏孫傳

奏更立烏孫昆彌

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樂代爲昆彌

漢書烏孫傳宣復奏漢不許

谷吉

吉長安人初元中爲衛司馬。吉送匈奴侍子爲郅支單于所殺。上書請送郅支侍子至庭。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已致恥辱。卽豫爲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自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漢書陳湯傳初元四年。子願爲內附。漢諺遺匈奴司馬谷吉送之。貢。再匡衡曰。爲宜送至塞而還。吉上書言。

谷永

永字子雲。吉子。本名竝。曰尉氏樊竝反。更名永。少爲長安小史。建昭中。補御史大夫。屬舉太常丞。建始中。舉方正直言。對策上第。擢光祿大夫。河平中。出爲安定太守。鴻嘉中。補營軍司馬。轉

大司馬長史出爲護苑使者、永始中、遷涼州刺史、徵爲太中大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出爲北地太守、元延末、徵爲大司農、綴和初、病免、有集二卷、

建始三年舉方正對策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細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紉繹、曰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曰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曰類告人、迺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嫫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曰丁盜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閭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

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惑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呂喪閹妻驕扇
月呂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
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呂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謂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
損燕私之閒呂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夫絕御不享
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
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
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呂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已成伯功幽王
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呂傾誠修後宮之政明
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呂絕嬌嫚之端抑褒閹之亂賤者
咸得秩進各得厥職呂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
呂財勿與政事呂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閹門治而天下

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冕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
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救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字，無放戲驕恣之
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
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遠功則亂。
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曰
程能，考功實，曰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侵潤之譖慤。則抱功
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卽工。小人日銷，倭乂
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攷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
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
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
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
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

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已親萬姓，平刑釋冤，已理民命，務省絲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已，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漢書谷永傳

對策畢復言災異

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

天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未殺災異滿譎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

漢書

復對

日蝕婆女九度占在皇后地震蕭牆之內咎在貴妾二者俱發明同事異人共掩制陽將害繼嗣也

日食則妾不見

地食則妾當有失

節之郵故天因此兩見其變若曰違失婦道隔遠眾妾妨絕繼嗣

者此二人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成帝建始三年日食其夜未央殿中地震谷永對又案本傳上特復問永永對

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

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盤互親疏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

之辜不可歸咎諸房此欲已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尙書宦官檻塞大異皆警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訥昧之警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卽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甲曰大水著曰震蝕各有占應相爲表裏百官庶事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返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尙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迺反爲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于微賤之間曰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

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卽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闢策不及事已疏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閒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詔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曰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曰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卽曰爲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孰念厚爲宗廟計

漢書谷永傳永知王鳳方見兩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用陰欲自託乃後曰云云時對

三月雨雪對

皇后桑蠶曰治祭服共事天地宗廟正曰是日疾風自西北大寒雨雪壞敗其功曰章不鄉宜齋戒辟寢曰深自責請皇后就宮兩

閉門戶毋得擅上且令眾妾人人更進曰時博施皇天說喜庶幾
可曰得賢明之嗣卽不行臣言災異愈甚天變成形臣雖欲捐身
關策不及事已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建始四年三月雨雪燕多死谷永對

黑龍見東萊對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思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
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
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曰若天有日莫能
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
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眾賢不遠千里
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
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
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

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去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朔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自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酒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自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頃泐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戚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曰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瘡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

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日口食再既，曰：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僥，輕無義小人，曰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媠媠，溷微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曰：民爲基，民曰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曰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做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疑騶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肝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

僅仍臻流散穴食餒死於道。曰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曰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曰失之。曰鏡攷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曰中興。或曰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冒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容。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婚出之具。克己復禮。毋貳微行。出飲之過。曰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調除掖庭之亂獄。出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曰事上者。曰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

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恤振救困乏之人呂
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曰次貫行
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繼介之邪不
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
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
朝失得警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漢書谷永傳永遷涼州刺史奏事
京師說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

上使尚書問永
受所欲言永對

日食對

元年九月日食酒亡節之所致也獨使京師知之四國不見者若
曰湛灑于酒君臣不別禍在內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永始元年
九月晦日有食之谷永曰京房

易占

星隕對

日月星辰燭臨下土其有食隕之異則遐邇幽隱靡不咸睹星辰

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曰見其象，春秋記異，星隕最大。自魯嚴曰來，至今再見。臣聞三代所目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酒于酒。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顛覆厥德，荒沈于酒。及秦所目二世而亡者，養生太奢，奉終太厚。方今國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廟之大憂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成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丈，釋釋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

又曰食對

今年二月日食，賦斂不得度，民愁怨之所致也。所目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益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谷永言京房易占對。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五終

全漢文卷四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谷永

災異對

臣永幸得曰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已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迺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曰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迺心無不在王室，臣

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已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曰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曰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夫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輩，藉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曰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湏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薦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俗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曰功德有厚薄，期質

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敷之
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安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隄三難異科雜
焉同會建始元年日來二十載間羣灾太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
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
之會四月丁酉四方眾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
之際會畜眾多之灾異因之日饑饉接之日不瞻彗星極異也土
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饉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
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
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微舒崔杼之亂外則爲
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合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
夏舉兵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日破膽寒
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
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

素驕慢不謹嘗曰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問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漢紀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曰共求慈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湍洑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捐帑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

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屢至，損服凶
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捋之。論語曰：百姓不
足，君孰予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
官掌畜廩，憐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作，目助
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目救其急。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
敕勸耕桑，毋奪農時，目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
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
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
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
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
志未專，私好頗存，尙愛羣小，不肖爲耳。漢書谷永傳元延元年爲
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
當之官上使俞府滄于
長受永所欲言永對

上古目來大亂之極所希有也。察其馳騁驟步芒炎，或長或短，所歷奸犯，內爲後宮女妾之害，外爲諸夏叛逆之禍。漢書五行志下

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谷永對

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饜，什倍於前。漢書敘傳

言云云永指百政譏趙李

門牡自亡對

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亡焉，故牡飛也。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谷永對

日食上書

飲酒無節，君臣不別，姦邪欲起。續漢五行志注補六

賦斂滋重，不顧黎民，百姓虛竭，則日食將有潰叛之變。續漢五行志注補六

上疏訟陳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彌秦、不敵、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備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輪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目來，征代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呂織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曰：「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

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自厲死難之臣也。

漢書陳湯傳

上疏薦薛宣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臣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絮，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執憲敲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臣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興，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臣奸欺誣之辜，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曰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

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

實之臣、任革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漢書

傳、御史大夫于承、谷承上疏、上然之、遂

曰、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

聖王不召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入之法、薛宣政事已效、漢書

宣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承奏言云云、上然其議、宣

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案此奏、即薛宣傳約文、今並載之。

請賜諡鄭寬中疏

臣聞聖王尊師傅、寢賢雋、顯有功、生則致其爵祿、死則異其禮諡、

昔周公薨、成王葬、曰變禮、而當天心、公叔文子卒、衛侯加曰美諡、

著爲後法、近事大司空朱邑、右扶風翁歸、德茂天年、孝宣皇帝、

賜厚賜、贊命之臣、靡不激揚、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質、包商

偃之文學、嚴然總五經之妙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閔

道、王法納乎聖德、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退食自公、

私門不開、散賜九族、田畝不益、德配周召、忠合羔羊、未得登司徒

有家臣卒然早終，尤可悼痛。臣愚，已爲宜加其葬禮，賜之令諡。已

章尊師，褒賢顯功之德。

漢書儒林
張山拊傳

上疏理梁王立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爲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曰惡言，案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獨曰偏辭成臯，斷獄亡益於治道。汗蠡宗室，曰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曰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已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曰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曰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尊，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

之吏更審考清問，若不然而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合於下吏，曰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汗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漢書梁懷王中相禹奏梁王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案驗四發注亂事於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詠計疏

受降議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曰待降者，今單于誑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曰上吉，內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閒，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曰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漢書匈奴傳下河

仲邪莫演言欲降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尤祿大夫谷詠議郎杜欽曰爲云對奏天子從之

塞河議

河中國之經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漢書溝洫志云：先

諫成帝微行

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已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巢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膏亡別，閔勉遞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已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而况王者畜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

說成帝距絕祭祀方術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曰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曰非類
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
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典禳鬼登
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
治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僞
曰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
終不可得是曰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引欲曰
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曰獲福助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
初并天下甘心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
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
變大等皆曰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僊采藥貴幸賞賜
累千金大九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祭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

燕齊之閒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曰萬數其後平等皆曰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己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曰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曰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曰窺朝者

漢書郊祀志下成帝末年頗好鬼神

亦曰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谷永說上上善其言

說王音

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鄙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曰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曰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曰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曰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閒質弱而行遲形小

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
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強不廣用士尙有好惡之忌湯蕩
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
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
改求其路曰享天意

漢書谷永傳

謝王鳳書

永斗筭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
之卑衣之吏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
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愆兄覆育子弟誠無曰加昔豫子吞炭壞
形曰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曰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
將軍之門

漢書谷永傳載文類聚三十三

與王譚書

君侯躬周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久

矣。曰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蚤薨，衆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愜然失望。此皆永等愚劣，不能褒揚萬分，屬聞君特進領城門兵，是則車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威賢勇，執管籥於外也。愚竊不爲君侯喜，宜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君固城門之守。收大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爲知者首，願君侯與博覽者參之。小子爲君侯安此。

漢書谷永傳

與王音書

夫上德厚則下愛深，下愛深則其謀忠。其言至，昔善治國者，不忘危，善養生者，不諱死。君忠臣直，友明史良醫靈，著信龜咸，得盡忠正言不蔽兆吉，故能遷咎延譽，轉禍爲福。

藝文類聚二十四

戒段會宗書

足下曰柔遠之令德，復典郤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崑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

所長愚無言喻。雖然，朋友曰：言昭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郃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回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已。復雁門之跡，萬里之外，已身爲本，願詳思愚言。漢書段會宗傳：陽朔中，復爲西域都護，谷永問其老復遠出，子書戒。

韓昌

張猛

昌，元帝初爲車騎都尉，猛爲光祿大夫。

與呼韓邪單于盟約

自今已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漢書匈奴傳下。

董宏

宏，初元二年嗣父忠爵高昌侯。建平元年，免爲庶人。傅太后稱尊號，仍復故封。

上哀帝書請上傅太后及丁姬尊號

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

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

漢書師丹傳

宜立丁姬爲帝太后

漢書孝元帝傳昭儀傳

春秋之義母曰子貴丁姬宜上尊號

漢書王莽傳上

尹忠

忠字子賓魏郡人初元中爲廷尉建昭初遷諸吏左曹光祿大

夫代張譚爲御史大夫坐河決自殺

毀廟議

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

漢書韋玄成傳

尹更始

更始字翁君汝南召陵人元帝初爲議郎永光中爲諫大夫遷

長樂戶將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

毀廟議

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

漢書韋玄成傳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召爲

張忠

忠一作中字子懲鉅鹿人爲東平相建始末入爲少府代尹忠爲御史大夫陽朔初卒官

奏免王尊

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嫚嫻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

漢書王尊

傳御史大夫中奏云云尊坐免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六終

全漢文卷四十六

張忠

十